佛祖統紀

四十一之二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29
15

法運通塞志第七　佛祖統紀卷四十一

大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中宗（顯高宗第七子）

神龍元年詔韶州慧能禪師入京不就○詔天下試經度人山陰靈隱僧童大義年十二誦法華經試中第一義學止觀于左溪臨終坐亡天樂來迎○敕遣使迎韶州慧能禪師入京行道師表辭以疾因就賜袈裟衲鉢以諭主上嚮慕之意○詔義淨三藏於內道場譯孔雀呪王經御製聖教序以冠經首上昔居房部祈念藥師如來遂蒙降祉因命師譯藥師七佛經上自筆受師譯經凡五十六部○中書門下平章

山門禪定蘭若藏本

F0229-(15)

事房融聚高州至南海遇中印度沙門般剌密諦遂
止制止寺譯大佛頂首楞嚴經融爲筆受○九月祀
明堂大赦詔曰如聞道觀皆畫化胡成佛之相諸寺
亦畫老君之形兩教尊容互有毀辱深爲不然自今
並須毀除其化胡經屢朝禁斷今後有留此僞經及
諸記錄有言化胡者並與削除違者準敕科罪弘道
觀主桓彦道表留化胡經敕曰朕志在還淳情存去
僞頃以萬幾之暇略尋三教道德二篇之說空有二
諦之談莫不敷暢玄門闡揚妙理何假化胡之僞方
盛老子之宗義有乖違事須除削
述曰永嘉謝守灝述老君實錄引諸書言老子數

數下生商高宗時生於亳州乘鹿升天（一也）商紂時
降於岐山至周武王爲柱史昭王二十二年度關
授尹令道德經西遊不反（二也）昭王二十五年復降
於蜀李太官家二十七年與尹子會于成都青羊
肆往西域化胡於于闐國升天（三也已上並實錄引守灝孝宗時人
林靈素黨徒也）史記定王三年生於楚苦縣爲柱下史孔
子朝周問禮敬王元年入關爲尹令說道德五千
言與尹子西之流沙（四也）此前後降生事跡不可言
無昭定兩時背說爲尹令說道德經若取孔子同
時則且以後文爲正
議曰駁化胡之僞有九說焉史記老子傳著書五

千言而去莫知所終本傳注引列仙傳云尹喜老子俱之流沙莫知所終今刋行列仙傳乃於流沙下增化胡二字一繆也尹子作老子西昇經云聞竺乾有古皇先生吾之師也今實錄不欲師佛乃改爲吾之身也二繆也化胡經說老子至罽賓化胡剃髮當昭王二十七年是時佛生方二歲世間未聞有佛不應罽賓有剃髮事三繆也僞經又言老君勑尹子化丈六金身名曰佛佗爲胡王授五戒本云化胡今乃化尹子成佛四繆也僞經言浮圖寂滅求爲陰靈神仙飛升長生不滅本云化胡成佛不應讚仙毀佛五繆也僞經言老君命梵天須陁王以二莊時下生爲佛釋迦本降自兜率天當昭王甲寅歲旣無須陀之稱又非梵天而降六繆也僞經言尹子化舍利弗賓頭盧善女天九十五種等此諸人自是釋迦弟子不應云尹子所化造僞經者亦不知舍利弗爲何義七繆也實錄妄謂弟子宗佛家者爲喪門羅什改作桑門沙門老君遣北斗降魔故稱穢迹金剛又謂仙道爲教外別傳此皆假竊佛經妄立議論八繆也實錄不識佛壽長遠見光明經壽命短促方八十年不知何義便取此言識佛滅之速九繆也老子下爲法師上爲天主一切諸天無不事佛今道家雖欲尊道

重天而立論失理反成謗佛之咎可不畏哉昔王符僞造此經死墮地獄閻王訶云世間僞經毀盡汝罪方脫今人撰實錄者方盛引僞文其與王符同一受罪可不悲哉（僞經諸說略見所引更不別錄）北朝魏孝明唐高宗中宗屢朝毀除顯是僞說獨武后朝八學士議不能區別尚須細評故世欲存老子化胡者當作二說一審其時二據其文何謂審其時須知佛生於昭王時老子生於定王時至景王時孔子朝周問禮於老子此時在佛後三百年可言有佛可言化胡何謂據其文列仙傳云老子尹子俱之流沙（古本無化胡字）漢襄楷傳云老子入夷狄爲浮圖之

化高士傳魏典略西戎傳皆言老子化戎俗爲浮圖隋史西域傳魏宋雲西行記唐太子實錄皆言于闐有毗摩寺是老子化胡處唐則天時沙門慧澄乞毀化胡經勅劉如睿八學士各爲議狀皆言漢隋諸書所載化胡是實不當除削今詳諸書言老子入西域止在于闐當葱嶺之東正是胡鄉無可疑者若欲實其事則當爲之語曰老子本迦葉尊者釋迦遣化東土先說世閒道德五千言以熟機緣（義見大藏冢墓因緣經幷轉行）後反西域以佛道勸化胡俗令成佛道如此言之方爲合理昔王符據諸書造經若獨引于闐胡地之國猶可取信至廣說罽

賓維衛不識此是梵種胡梵相去二萬里豈當混
濫加此偽説毀續不少前列九繆有能立難者吾
當截舌以謝
二年敕萬回禪師賜號法雲公圓通大士○北宗神
秀國師示寂於東都天宮寺謚大通禪師師得法於
五祖自武后朝召居內道場至帝禮以國師宰相張
説問法執弟子禮○二月敕造聖善寺沙門慧範補
正議大夫封上庸郡公法藏慧珍九人並朝大夫封
縣公官給奉祿一同正員（奉音鳳俸俗）○敕菩提流志於
佛光殿譯經上御法筵親臨筆受百僚侍坐妃后同
瞻○五月賜嵩嶽慧安國師紫摩納衣度弟子十四
人後三年亡壽百二十八歲○詔七朝忌辰於內殿
設齋行香○聖善寺成敕上庸公慧範加銀青光祿
大夫充寺主沙門萬歲加朝散大夫封縣公充都維
那沙門廣清檢校殿中監充功德使
三年敕高安令崔思亮往泗州迎僧伽大師師西域
何國人高宗時來洛陽行化至泗州城民賀跋捨宅
為寺師令掘地得碑云齊李龍捨宅建香積寺又獲
金佛師曰普照王佛也因名普照王上以天后諱改
普光王師既至尊為國師出居薦福寺帝及百僚皆
稱弟子度弟子慧儼慧岸木叉御書寺額○敕文綱
律師入大內安居行道○敕菩提流志於西崇福寺

譯寶積經。修文館學士武平一。充翻經使。盧藏用等
潤文○詔律師道岸入宮。爲妃主授歸戒。帝至。諸師
皆避席。岸獨長揖。帝高其操。命圖形于林光宮。爲之
御讃
四年三月三日。僧伽大師坐亡。勅於薦福寺漆身起
塔。忽臭氣蒲城。詔令送歸泗州。俄芬芳。帝異之。問萬
回僧伽何人。曰觀音化身也○五月大旱。勅菩提流
支於崇福寺結壇祈雨。三日大澍（音注時雨）○詔於化度
寺設無遮大會○菩提流志進新譯經。帝於林光殿
賜齋。觀沙門議論。勅畫工張訓圖翻經大德及衆學
士于殿壁。親製讃辭

睿宗（旦。高宗ノ第八子）
景雲元年。高祖舊第興聖宮。有柹樹。枯瘁歲久。至是
重榮。乃大赦天下。賜百官封爵。普度僧道三萬人。帝
初受內禪。請法藏法師。從受菩薩戒
二年。勅菩提流志同法藏。璽外等。於北苑甘露亭譯
大寶積經。宰相張說。右丞盧藏用。博士賀知章。中書
侍郎陸象先。尚書郭元振。侍中魏知古。潤文監護○
勅貴妃公主家。始建功德院○法雲公萬回坐亡。贈
司徒。號國公。勅葬京西香積寺。回當則天朝。延入禁
中。賜錦衣。令宮人給侍。莊惠太子生。則天抱示之。回
曰此西域樹精。養之宜兄弟。安樂公主恃韋后。將謀

逆。回遇之途。望塵唾之曰。腥氣不可近。後安樂果被
誅。玄宗在潞謁之。回撫其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厝
宗爲相王。每出。回告市人曰。天子來矣
先天元年。西天沙門婆羅請然燈供佛。帝御延熹門
臨觀。燈輪高二十丈。點金銀燈五萬盞。望之若華樹
○菩提流志等進新譯寶積經百二十卷。御製聖教
序。以冠經首。○十一月。賢首法師法藏亡。贈鴻臚卿。
葬神和原。
二年。敕採訪使王志愔應諸郡無敕寺院。並令毀拆
初沙門慧雲望隋河北有異氣。乃入汴州。至司馬園
池。見水中有上天宮闕。欲謀建寺。乃化緣鑄丈六彌
勒像。買鄭景宅爲院。掘地獲碑云。北齊天保六年立
建國寺。因名曰建國。志愔至。雲禮像泣告。像忽放光。
志愔以事聞。帝亦預有瑞夢。與所奏冥符。以自相王
龍飛。因賜名大相國寺。○八月。能禪師於新州國恩
寺坐亡。反葬于韶州曹溪。而建塔焉。世稱六祖
玄宗 諱隆基。睿宗三子
開元元年。敕以寢殿材。建安國寺。彌勒佛殿。○初葉
法善。幼歲溺水死。後三年還家。去青童引見老君。故
又嘗在石室。遇神人曰。子本紫微左仙卿。謫居人世
宜立功以濟人。我奉老君命。授汝以一三五之法。高
宗召拜上卿。不就。乞爲道士。後入西山修道。景龍中

神人又降傳老君之命曰汝當輔睿宗及開元帝未
可隱迹山林（時二帝本興而廟號年號皆預以告）其年八月果召赴闕
及後立相王爲睿宗而玄宗又繼統凡吉凶動靜必
預以奏會吐蕃遣使貢寶函曰請陛下自開無令他
人知機密法善曰此是凶器宜令蕃使自開之函中
弩發中蕃使立死帝重之授銀青光祿大夫越國公
後尸解而去
二年正月自中宗以來貴戚奏度人爲僧富戸彊丁
多削髮以避徭役紫微令姚崇上書請禁度僧言佛
不在外悟之由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
上從之命有司沙汰僧尼僞濫者萬二千人並令還

俗勅百官毋得創寺民間毋得鑄佛寫經須者就寺
贖取○二月勅僧道致敬父母四月罷致敬
述曰自晉成帝至隋煬凡四詔沙門致敬王者遠
法師謂袈裟非朝宗之服瞻法師謂僧無敬俗之
典遂寢其事自唐太宗明皇凡二詔僧道致敬父
母既而停罷然不聞當時以何爲議豈不曰若稽
之佛典出家之士尊居三寶爲世福田尚使父母
反拜豈當違佛制而徇一時之立法停罷之議不
由此義自明皇至我　朝無復爲此非議者矣
三年詔一行禪師入見帝咨以安國撫民之道及出
世法要稱爲天師（天子之師）帝問國祚何如對曰鑾輿有

萬里行社稷終吉以金合進曰至萬里即開視乃當
歸少許耳祿山之亂帝幸成都至萬里橋悟當歸之
讖洗然忘憂終吉者至昭宗而絶以曾封吉王也
四年西天無畏三藏來先是睿宗聞師名遣將軍史
獻出玉門迎候至是帝夢異僧來謁命圖其容于壁
及師入見與壁像不異帝說飾內道場居之尊爲教
主師譯出毗盧遮那等經密教一宗於茲爲盛〇日
本國遣沙門元昉入中國求法
六年李筌至嵩山虎巖得黄帝陰符經讀數千徧不
曉其義嘗過驪山下逢老毋於路旁見遺火燒樹因
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筌驚問之毋曰吾受此
經三元六周甲子矣筌具告所得毋曰少年腦血未
減心影不偏眞吾弟子乃坐石上爲說其義曰陰符
三百字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
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皆
內出心機外合人事觀其精微黄庭八景不足以爲
玄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任其巧智孫呉
韓白不足以爲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聞之故至人
用之得其道君子用之得其術小人用之得其殃如
傳同好必清齋而授之本命日誦七徧益心機加年
壽袖出一瓢令取水瓢忽重沈於水及還失毋所在
但留麥飯筌食之自此絶粒至開元間爲江陵副使

後入名山訪道不知所終
七年西天三藏金剛智術南海至廣州來京師召見
敕居慈恩寺智傳龍樹瑜伽密教所至必結壇灌頂
度人禱雨禳災尤彰感驗○長安罔極寺沙門慧白
遊西天還進佛眞容梵夾召見內殿說法開悟帝心
賜號慈懸三藏法師所經七十國往返二十年○三
月長者李通玄以華嚴大經諸家疏義繁衍乃持新
譯經往太原高山奴宅造論經三年日食十棗柏葉
餠一枚世號棗栢大士將齋經往韓莊忽見一虎當
道長者以經置其背引登方山土龕處其中室無燈
燭口出白光炳照製作有兩女子日供食一盤及紙
墨坐亡之日白光自頂上徹太微所造論四十卷（藏中有長者事迹一卷）
八年北天竺不空三藏循南海至京師於慈恩寺傳
瑜伽大法于金剛智○五月京師人多疫病醫王菩
老師施藥以救無不瘥師每存心發願人觀之者病
爲愈上聞之召見禮爲藥王菩薩老師者疏勒國人（西域）
常衣毳袍腰懸數百胡盧頂紗巾持藜杖二黑犬
同行自云已五百年堯舜殷湯周秦漢唐凡七度化
身來救貧病其犬一日化爲黑龍背負老師沖天而
去九年詔一行禪師造大衍曆刑和璞謂尹愔曰漢
洛下閎云後八百年當差一日（音叉錯也）必有聖人出而

正之今一行造歷正其差歲洛下之言信矣後六年
亡。諡大慧禪師○于闐沙門智嚴來譯經四部○姚
崇薨遺令云佛以清淨慈悲爲本而愚者寫經造像
冀以求福汝曹勿效無知子追薦冥禍
述曰佛道何在必於伽藍經像沙門奉法之徒以
寓見之而後可以行清淨慈悲之化崇不知此道
而且獨任虛理以飾陋見故其當軸也則禁度僧
創寺鑄佛寫經其屬纊也則遺令戒兒曹勿舉佛
事使得君如魏太武以逞其堅僻之志則亦當時
一崔浩不令之終也
十三年祠孔子墓詔天下州縣立孔子廟每代承襲
賜一子官
十四年日本國沙門榮睿普照至揚州奉國主命以
僧伽梨十領施中國高行律師鑑眞受其衣感外國
有佛種遂與睿等附舶而東既至王迎勞之館于毗
盧遮那殿請其授歸戒夫人群臣以次稟授。日本律
教始行於此
十五年。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坼除之。功德移入
近寺堂大者皆令封閉。公私望風。凡大屋大像亦被
殘毀勑下豫州新息令李虛方醉而州符至大怒約
胥正。敢毀拆者斬虛行事多違戾。非有意全佛屋也
後病死既斂開棺中指覆聲。每促開之。乃生時暑月

身頗瘡爛月餘方愈自言初爲兩吏拘至王庭見前新息吏亡經年矣謂虚曰長官殺害爲心今當受報虚聞大懼請救吏曰去歳折佛堂長官界内猶全此功德彌天不啻此間追攝至王問但以此對頌之見王有人持一通案吏讀曰李虚專學割羊脚合杖一百仍割身肉虚曰去年救毀佛堂虚界内獨存之願此功德以折前罪王驚曰審有此不吏白有福簿在天堂王令檢之吏讀曰去年毀折佛堂新息一縣獨存合折一生無數罪惡延年三十言畢罪簿出楚之略盡乃勅兩吏送還後三十年無疾而終（太平廣記）○菩提流志亡年百五十六歳謚一切徧知三藏贈鴻臚卿○房琯爲盧氏宰道士刑和璞與之出遊過夏口入廢寺坐古松下使人掘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畫謂琯曰頗憶此邪琯恍然悟前身爲永師也○遂州任善病亡同數俗人一僧俱至閻王所僧曰常誦金剛經王即合掌忽有五色雲迎僧升天兵官謂善曰汝亦曽誦二十一徧即令放還又連水趙璧入京樂還路逢亡妻言今在冥司受罪不可言我衣裝在阿家處可取賣造金剛經一部璧如其言始及半卷因過墓所見老人稱是地主曰汝妻昨日已得生天（金剛感驗錄）

十七年勅天下僧尼令三歳一造籍（供帳始此）

述曰出家學道要以從師受戒爲之制初未嘗挂
名於官籍自漢明至唐初莫不皆然至則天延載
始令二衆隷祠部而明皇正觀始令三歲造籍肅
宗至德復令鬻牒謂之香水錢逮我 本朝南渡
則又創免丁之賦謂之清閑錢蓋律言非我所制
餘方爲清淨者不得不行豈如來以佛眼觀末世
爲吾徒者痛勉順國法乎噫

十八年左溪朗禪師爲荊溪湛然禪師說止觀法門
○詔天下寺觀建天長節祝壽道場○西京崇福寺
沙門智昇進所撰開元釋教錄二十卷以五千四十
八卷爲定數勅附入大藏○武功縣丞蘇瑾常誦金

剛經合家五十口皆斷食妻崔氏以瘦悴竊食肉變
爲骨類氣絶斂十日復甦言見閻王責曰汝夫是肉
身菩薩何爲盜食肉賴有誦經之功延壽二十年可
歸以語諸人時帝聞之亦發心持經從化者甚衆

十九年詔兩京諸郡立太公廟(齊太公呂望)以漢留侯張
良陪饗選古名將以備十哲○沙門海通於嘉州大
江之濱鑿石爲彌勒佛像高三百六十尺覆以九層
之閣號其寺曰陵雲

二十年金剛智三藏亡謚灌頂國師弟子之不空三
藏奉遺教復回天竺至師子國遇龍智受十八會灌
頂之法及經論五百餘部○初是西晉時有僧義興

於鄮縣東南三十里山谷間立佛祠於巖上至是高
僧法曆棄故迹遷精舍於山之東麓秘書萬齊融建
多寶塔于西南隅師居其處日誦法華藏太白化天
童送供夜還塔行道人見師身與塔齊因號太白禪
師名其山曰天童（世傳答禪師開山者誤）○敕末尼本是邪見
妄託佛教既是西胡師法其徒自行不須科罰
述曰佛言九十六種外道佛道為正是知餘皆邪
法無足議者末尼既是邪見朝廷便須禁止今乃
縱其自行不加科罰曾不思此立有滌其習者邪
以傳邪道足為佛法之混濫噫不知當時君臣何
其不能區別邪

二十一年南山道宣律師出刪定四分戒本出家之
士得以誦習○上遣中書侍郎徐嶠齎璽書召方士
張果入見時刑和璞善筭術知人壽夭筭果莫能測
師夜光者善視鬼上與果密坐夜光不能見上聞飲
菫汁無苦者真奇士（音謹附子毒也）與之三卮醺然如醉顧
左右曰非嘉酒也取鐵如意擊墮其齒皆燋黑出神
藥傅其齗寢頃之齒粲然如故後懇辭還山下制曰
張果先生志造高尚迹混光塵閒以道樞深會宗極
宜升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後入恒山不知所
終（果在梁陳時相傳昔見陳鐵者）
二十三年無畏三藏示寂塔于龍門之西山○司馬

孚禎告先勅謚貞一先生睿宗時居天台召入問道
對曰爲道日損上曰治身可矣治國若何曰國猶身
也順物無私而天下理上歎曰廣成之言也玄宗朝
遣使迎至京受法籙賚王屋山有弟子焦靜遇仙
女告之曰子可謁東華青童君受三皇法請名氏則
貞一也歸而謁之先生欣然以授
二十四年勅頒御註金剛般若經于天下○中書奏
令天下僧尼隸鴻臚寺○吳道玄字道子予妙窮丹
青大略宗張僧繇上召入供奉於景公寺畫地獄變
都人咸觀皆懼罪修善兩市屠沽不售今卅有二石本道子觀音一
二十五年勅僧尼隸祠部道士隸宗正寺以李宗

屬皇籍也
二十六年敕天下諸郡立龍興開元二寺○沙門法
秀夢異僧勸置袈裟五百領施回向寺及覺異之遂
丐入造及其數忽一日遇僧曰吾導汝入回向寺隨
之入終南山見崖半朱門高聳榜曰回向趨入見上
方老宿諸僧相勞問秀出袈裟徧寺施之老宿引入
空房謂曰此唐天子舊室命侍者取玉簫至曰向居
此好聲樂謫爲人間主久當復歸囑秀曰汝持玉簫
袈裟歸獻唐天子秀還詣闕表上之帝取簫調弄宛
如宿御高僧傳
二十七年勅天下僧道遇國忌就龍興寺行道散齋

千秋節視壽就開元寺○八月詔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南面坐釋奠用宮縣禮記凡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注釋奠者設薦饌酌奠也先聖先師周公孔子周禮王宮縣諸侯軒縣注宮縣鐘磬縣於簨虡者王宮縣四面諸侯去一面鐘者宮音以象君也鐘在東縣音玄封顏子為兖國公弟子皆追封公侯伯

二十八年四月帝夢老君玄元皇帝告曰吾有像在京城西南乃遣使至盩厔縣樓觀見紫雲垂覆白光屬天得玉像高三尺迎置興慶宮命有司寫玄元真容分置諸郡開元觀○吉州清源行思禪師坐亡師得法於六祖傳宗朝追謚弘濟禪師歸真之塔

二十九年正月詔諸州置玄元皇帝廟令當州學生數內習道德經莊子列子文子每年依明經舉送朝廷置助教一人○九月御興慶門樓親試明道德經莊文列子時姚子彥等對策入第○河南采訪使齊澣言至道可尊當從宗仰未免鞭撻有辱形儀其僧道有過者欲望一準僧道格律處分音問處置得所所由州縣不得擅行決罰奏可○不空三藏自師子國復來廣州采訪使劉巨濟請建灌頂壇法感文殊現身度人至千萬數

天寶元年正月老君降于丹鳳門外駐立雲端謂參軍田同秀曰我入流沙之日藏金匱靈符於桃林尹令舊宅可奏取以鎮國同秀以聞勅往求之見紫雲

白兎於尹臺之下掘之得金匱玉版朱書細篆迎置
蠶呂殿是夜樓閣虛空悉有神鐙百官上表以符瑞
潜應乃下制改元天寶○二月敕封莊子南華眞人
文子通玄眞人列子沖虛眞人庚桑子洞靈眞人四
子書爲眞經置博士助教各一員學生百人○西域
康居（音渠）大石五國入寇安西（唐朝置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四府）帝召
不空三藏入内持誦仁王護國密語上親秉香鑪方
二七徧上見神人可五百餘立於殿廷師曰此北天
毗沙門王第二子獨健副陛下禕往救安西請設食
發遣四月安西奏云二月十一日城東北黑雲中見
金甲人身丈餘空中鼓角聲振天地寇人帳幕間有

[illegible]弓弦五國即時奔潰疑史見城樓上天王
見形上令繪之即誦呪日也（今城樓軍營立天王堂者因此）○秘書
監賀知章晚節誕放自號四明狂客夢遊帝居遂
請爲道士以宅爲千秋觀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
有詔賜鏡湖一曲
二年上老君號曰大聖祖玄元皇帝○敕羅浮山佛
經所載是華首菩薩住處可特立延祥寺華首臺明
月敕增○初沙門楚金於京師千福寺誦法華經至
寶塔品身心泊然寶塔忽現乃禪坐六年誓建斯塔
下基之日衆聞天樂異香帝於夢中虛空有楚金
二字以問群臣咸以師對乃親書多寶塔額賜楚金

以助役

三載上見金匱靈符有天寶萬載之文遂改年爲載

○千福寺建多寶塔成感五色雲龍塔上萬衆瞻禮

楚金復集大德於塔下行法華三昧感獲舍利三千

七十粒○敕諸郡開元寺鑄皇帝等身金銅佛像○

召司空山本淨禪師至闕問禪宗要旨勅住白蓮寺

○南岳懷讓禪師示寂諡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師

得法於六祖

四載勅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其兩京波斯寺並改大

秦○召中岳道士吳筠入見問以道要對曰深於道

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後問神仙冶鍊之法對曰此野

人事徒費歲月以求之非人主所宜留意時內侍高力

士素奉佛毀於上前遂辭還茅山筠以見斥造論以

毀釋氏浙西觀察使陳少遊請法師神邕決之邕納

面論邪正旗鼓纔臨筠竟敗北邕遂著翻邪論以攻

餘黨少遊聞于朝詔命邕爲僧統（邕嗣左溪）

五載師子國遣使來朝獻貝葉大般若經瓔珞白氎

○敕不空三藏於鴻臚寺入內爲帝行灌頂法時久

不雨詔立壇作法大雨繼洽復禁止大風風即隨止

六載勅天下僧尼屬兩街功德使令祠部給牒用

綾素敕天下寺院擇眞行童子逐鄉度三人

七載上老君號曰聖祖大道玄元皇帝

十三載上老君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
皇大帝
十四載上以北方稟氣剛毅列刹多習騎射詔沙門
辯才爲臨壇教授用加訓導
肅宗（亨玄宗第三子）
至德元載正月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五月玄宗太
子百官發長安幸蜀至馬嵬百姓數千人請太子
留東破賊塞金城沙門道平力勸議兵靈武收
復遂以平爲金吾大將軍至臨皐與賊戰大破之
事定行封平固辭乃勅住崇福興慶二寺賜紫衣金
帛七月太子即位于靈武尊玄宗爲太上皇〇帝在
靈武以軍須不足宰相裴冕請鬻僧道度牒謂之香
水錢（賣度牒納此）〇時寇難方盛或勸帝宜憑佛祐詔沙門
百人入行宮朝夕諷唄帝一夕夢沙門身金色誦寶
勝如來以問左右或對曰賀蘭白草谷有新羅僧無
漏常誦此名召見行在既而不空至遂并留之詔以
祈福〇杜鴻漸奏辯才住龍興寺詔加朔方管內教
授
二載正月祿山子慶緒殺其父自立九月副元帥郭
子儀破慶緒復京師〇上皇駐蹕成都內侍高力士
奏城南市有僧英幹於廣衢施粥以救貧餒願國運
再清克復疆土欲於府東立寺爲國崇福上皇詔御

書大聖慈寺額賜田一千畝勅新羅金禅師爲立規
制凡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廨金禅師後往池州九華
山坐逝全身不壊骨如金鎖壽九十九○十二月上
皇自成都還京師○詔沙門元皎於鳳翔開元寺建
薬師道場忽法會中生李樹四十九莖皎等表賀勅
答曰瑞李滋繁國興之兆生處伽藍之内亦知覺樹
之榮感此殊祥與師同慶○詔迎鳳翔法門寺佛骨
入禁中立道場命沙門朝夕讃禮勅五岳各建寺
沙選高行爲之主白衣誦經五百紙賜明經出身爲
僧時僧標中首選或納錢百緡者許請牒剃度○舒
浮山沙門慧常因采茶入山洞見金字榜羅漢聖寺

崔中三日所出乃在茅山人間五年矣
乾元元年（年復稱）敕不空三藏入内爲帝灌頂授戒法
咸大藥說菩薩放光證戒
二年三月詔天下州軍臨江帶郭上下五里置放生
池凡八十一所昇州刺史顔眞卿撰碑云動者植者
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爲池盡蠡域中而蒙福乗陁羅尼
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詔南陽慧忠禅師
入見敕居千福寺號稱國師上問師在曹溪得何法
師曰陛下見空中一片雲麼上曰見師云釘釘著懸
挂著（五祖戒師代云好事不如無）上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起立
云還會麼上云不會師顧左右云與老僧過淨瓶來

上元元年追尊齊太公為武成王祭典視文宣王○
敕中使往韶州曹溪迎六祖衣鉢入内供養○吳興
沙門抱玉入京受戒帝夢吳僧誦法華經召出五色
光翌旦師入闕閽吏問何來答曰義誦法華迷來受
戒閽令以聞帝召見果夢中所見者賜坐誦經至道
喜曰口角放光五色帝大說令別築香壇特為受戒
賜名大光封天下上座○敕僧尼朝會毋得稱臣
洪覺範曰尚明教每歎沙門高尚見天子無稱臣
禮自唐令瑠首壞其端此事未詳所出歷世因之於是不
疑彼山林逸士天子猶不得臣之況沙門之清淨
居三寶為世歸依者必故正宗記之表首尾言臣

者以稱故事其間自稱則止稱名當時公卿莫不
韙其高識
述曰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記曰儒有上不臣
天子下不事諸侯後漢王儒仲被徵見光武稱名
不臣有司問其故對曰天子有所不臣夫儒生隱
士尚知以道自高況世外學佛名居福田豈當臣
事世主自取汙辱若肅宗者可謂知尊釋氏深識
大體者矣
召沙門子鄰入禁中講經賜紫服充供奉初師遊學
歸寧以母亡三載詣泰山祠誦蓮經誓見天齊王王
見形曰師生時母多食雞卵取白傳頭瘡坐是之由

在獄受苦鄰悲號求免主曰往鄮山禮阿育王塔或可原也鄰即到山寺哀訴禮至四萬拜聞空中聲仰視見亡母乘雲氣謝之曰承汝之力已得生忉利天今寺後峯翠微菴即師棲止處○尚書左丞王維與弟縉皆篤志奉佛素衣蔬食別墅在輞川嘗遊詠其間毋喪表請以輞川第爲佛寺

寶應元年河南尼真如屬祿山之亂避地楚州月夜一皂衣引東行升天至大城見天帝（當是帝釋天主）諸天王（當是三十二天王及四門天王）相謂曰下方喪亂殺戮過多請以第二藏寶鎮其國乃具以寶名及鎮法授真如令前二吏送真如歸如以狀白之州其寶十三枚皆白玉寶米置日中白光屬天夜則如月其名曰玄黃天符穀璧如意珠玉印碧色寶筆刺史崔侁表上之帝謂太子曰上天眷祐有德者乃克當之汝以楚王入爲太子今楚州獻寶天將以祚汝也乃悉以寶授之改元寶應賜真如寶和大師敕長安立寶應金輪寺

述曰自肅宗至昭宗凡十三帝而唐亡是知十三寶之賜所以昭其祚也史雖載之不知其爲天降之識也

法運通塞志第七

法運通塞志第八　佛祖統紀卷四十二

天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代宗（諱豫肅宗長子）

永泰元年九月。鑄金銅佛像成。於光順門。率百僚。致拜。十月吐蕃寇。逼京師。命內出仁王經二輦。送西明諸寺。詔不空三藏。置百高座。講經。帝臨御行香禮敬。已而寇平。詔曰。仁王寶經義崇護國。前代所譯理未融通。乃勅不空三藏沙門飛錫良賁等。於大明宮南桃園重譯。帝親對讀。謂新舊二經理雖符順。所譯新本文義甚周。乃御製序文。加不空特進鴻臚卿。詔出家沙門尊居三寶。其令天下官司毋得捶辱僧

尼（）勅大興善寺建方等戒壇立臨壇大德十人（）、
帝夢六祖請衣鉢還山乃令劉崇景頂戴送還勅詔
州刺史楊瑊以禮奉安（）勅沙門百人於禁中行念
誦法謂之內道場出入乘馬度支廩給（）章敬沙門
崇慧與道士角法告勝勅賜紫衣（）勅於金剛智諸
灌頂道場選沙門二七負為國長誦佛頂咒（）鎮國
純陁三藏亡年六百歲
大曆元年敕沙門良賁於桃園撰仁王經疏進上（）
姑蘇支硎山沙門道遵（左溪弟子）置法華經院擧高行十
四人常持法華以續繼晝用揚大雄之慈聲郡刺史
韋元甫尚書劉晏奏賜法華道場於是自江以東置
經院者十七所皆取法於師也（）衢州別駕周伯瑜
常持金剛經忽見光中有梵僧自稱須菩提曰汝誦
經數年何為不斷肉食伯瑜竦懼即蔬素轉加勤誦
祥感屢見
二年詔輔相大臣始建功德院（）杜鴻漸初撫巴蜀
還從請白崖請無住禪師入城問道師曰觸目皆如
鴻漸由是棲心禪悅晚年入相以疾辭退臨終沐浴
命朝服加僧伽梨剃須髮別衆而逝依沙門法火焚
其軀（）法照法師於南岳雲峯寺食鉢中覩五色雲
見山淵石門有寺榜曰大聖竹林寺遂與同志往謁
五臺見金門樓觀一如鉢中所見入寺至講堂見文

殊普賢分座說法菩薩萬數師前作禮問白末代修
行以何爲要文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師辭退作
禮擧頭倶失乃於見處建寺號竹林寺云
三年詔慧忠國師入內引太白山人見之師曰汝蘊
何能山人曰識山識地識字善筭師曰山人所居是
雄山雌山茫然不知斲師曰殿上此是何地答曰宮
弟子筭師於地上一畫問何字答曰是一字師曰土
上一畫豈不是王字師曰三七是多少答曰二十一
師曰三七豈不是十字師謂帝曰問山不識山問地
不識地問字不識字問筭不識筭陛下何以得此愚
人帝顧山人曰師國寶也帝在便殿指宦者魚朝恩

請師曰朝恩亦解佛法朝恩進問師曰何謂無明從
何而起師曰衰相現前奴也解問佛法朝恩大怒師
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後朝廷裁決或不預輙
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帝聞不樂責其異圖縊殺之
○詔徑山欽禪師入見上待以師禮嘗在內廷見帝
至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
見貧道帝大說所賜一不受布衣瓦鉢與弟子日往
乞食相國楊綰歎曰眞方外士也平章崔渙問曰弟
子可出家否師曰出家是大丈夫事豈將相之所能
爲晉公裴度三十餘人皆問道行門人禮後乞歸山
賜號國一禪師敕杭州守臣於山中重建寺宇長吏

月至候関師初依素禪師素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
徑則止師遂南抵臨安見東北一山逢樵子問其地
曰徑山也乃駐錫焉（四祖下七世）○七月詔建盂蘭盆會
設高祖下七廟神座自大廟迎入內道場具旛華鼓
吹迎行衢道百僚迎拜歲以爲常翌日産靈芝于太
廟二室○詔南岳沙門法照爲國師師言其師南岳
承遠有異德上南向而禮焉度其道不可致乃名其
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文挪）○荊溪禪師於天台佛
隴爲道邃法師說止觀法門○勅回紇奉末尼者建
大雲光明寺
四年帝於大明宮建道場感佛光現諸王公主近侍
諸臣並覩光相自子夜至雞鳴罕相裴冕上表稱
五年彗星見于東方詔不空三藏行法旣而星殞時
春夏不雨詔建壇祈禱越二日大雨霑足○初沙門
自覺居平山爲鬼神講經當陽節度使張昭躬入山
致請曰昭無政術致三年亢陽引咎無補聞龍神依
師聽法忘其行雨願起大悲師焚香遥望潭洞而祝
頃刻雲起甘澤遽下歲乃有秋
六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奏沙門法琛於瑯邪山建佛
刹繪圖以進帝於前一夕夢遊山寺及覽圖皆夢中
所至者因賜名寶應寺○回紇請於荊揚洪越等州
置大雲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

八年敕天下童行業試經律論三科給牒放度

九年帝夢建康牛首山辟支佛來見敕太子詹事古佖於山中建七級浮圖○六月不空三藏告病詔加開府儀同三司封肅國公食邑三千戶及示寂帝輟朝三日賜祭贈司空諡大辯正廣智三藏

十年敕大興善寺建不空三藏塔

十一年敕問崇聖寺三綱老宿（寺主維那為三事）如聞文綱律師親傳先師宣律師釋迦佛牙舍利宜詣右銀臺門進上以副朕瞻禮之心

十二年淮西兵馬使李重倩舍宅為佛經坊賜名寶應一切經坊

十三年詔兩街臨壇大德圓照等十四人集安國寺定四分律新舊兩疏命定一本

十四年泗州僧伽大師忽見形于禁中謂帝曰州將（太守兼職兵首）令普光王寺出財供十驛乘傳者（傳張戀反）可免此役帝即遣使傳旨賜紛緣黃金澡罐敕寫真容入內供養○五月帝崩太子即位詔自今毋得奏置寺觀及請度僧尼

德宗（适代宗子）

建中元年沙門圓照進新定四分律疏敕賜紫衣充內供奉撿校鴻臚卿食邑三百戶

二年吐蕃進使乞朝廷賜沙門善講佛理者帝令良

琇文素往赴請法教化歲一更之○四明無生居士胡幽貞修華嚴感應傳一卷備載歷代弘經之迹言龍樹龍宮所傳下本十萬偈今東土譯成八十卷者唯四萬五千偈其餘尚秘天竺故今發願哀請下本經偈具足流傳此土○信州南巖草衣禪衣宴坐三十年足不踰地口不嘗味萬有嚚然虛嬌反諠此身不動侍郎權德輿為之記曰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獨立者又焉知此地之宴坐不為他方之說法者乎

三年敕僧尼有事故者仰三綱申州納符告注毀在京者於祠部納告僧稱符告皆與品官告身同今時但稱度牒

興元元年敕亡僧尼資財舊係寺中檢收送終之餘分及一衆比來因事官收並緣擾害今並停納仰三綱通知一依律文分財南山事鈔衣法篇及亡五衆輕重儀備述分財法

法照法師於幷州行五會教人念佛帝於宮中常聞東北方有念佛聲遣使尋至太原果見師勸化之盛乃迎入禁中教官人念佛亦及五會

三年翰林學士梁肅學天台教于荊溪禪師深得心要以止觀文義弘博覽者費日乃刪定為六卷行於世吏部郎中李華從荊溪學止觀荊溪為述止觀大意一篇包括大部若指諸掌時士夫同學者散騎常侍崔恭諫議大夫田敦皆學止觀於荊溪云○梁肅記云晉陵黃氏二女幼聞人誦法華聽之曰吾解

此義也試使之說能深談寶相之旨後入京師安國寺爲尼長名持法次名慧忍同修法華三昧忽有尼號空姑詞貌甚異來共止宿每至中夜身光㸌然如是三年而去或問二尼皆笑而不答人謂其爲普賢也

貞元元年韋皐爲西川節度使初皐生一月有梵僧見之曰別久得無恙乎兒爲之一笑衆問其故僧曰此諸葛武侯後身也其政治後當往蜀及是而驗皐在蜀二十一年功烈爲西南最

三年京兆尹宇文炫奏乞以鄉落廢寺爲學舍敕曰奉佛之宮轉爲儒館沉侵毀三寶之漸非在不宥炫赧懼即白自解歸

李泌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明瓚禪師居南岳上封人號懶殘泌往謁之聞誦經聲先悲悽而後悅豫知爲隱者候之良久瓚撥火出芋食之曰領取十年宰相至是泌用事爲帝言其高行詔徵之使者至石窟宣命瓚寒涕垂頤凝然而坐不以介意使回以聞帝益嗟敬

四年江西馬祖道一禪師亡師得法於南岳讓禪師其後五世泒爲二家曰潙仰曰臨濟（子禮反四瀆之一又世出作去聲）

五年敕曰釋道二教福利群生館宇經行必資嚴潔今後寺觀不得容外客居住破壞之處隨宜修葺

六年正月詔迎鳳翔法門寺釋迦佛骨入禁中供養

傳至諸寺瞻禮二月迎佛骨歸寺○衡山石頭希遷
禪師亡師得法於清源思禪師其後派為三家五世
而為洞山七世而為雲門九世而為法眼
十年敕湖州刺史于頔進沙門皎然杼山詩集藏于
御書殿○遂法師於國清寺為廣脩法師說止觀法
門
十一年十一月南天竺烏茶國師子王貢華嚴經上
表云云師子王手書普賢行願品上獻摩訶支那大
唐國大吉祥天子願慈氏如來龍華會中早得奉覲
獲宿命智瞻見便識同受佛記○四月誕節詔澄觀
法師入內殿講經以妙法清涼帝心賜號清涼法師
教授和上
十二年正月敕皇太子於內殿集諸禪師詳定傳法
旁正○四月誕節御麟德殿敕給事中徐岱等與沙
門覃延道士葛參成講論三教○詔罽賓三藏般若
等於長安崇福寺譯烏茶所進華嚴經圓照鑑虛靈
邃澄觀潤文證義帝親預譯場臨文裁正令左右街
功德使霍仙鳴竇文場專領監護
十三年敕沙門端甫入內殿與儒道論議賜紫方袍
令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帝敬之若兄○左街功德使
竇文場奏先師楚金於天寶初為國建塔置法華道
場令傳業經聲不絕者六十餘年乞加旌表敕謚大

圓法師

十四年二月般若三藏澄觀法師等進新譯華嚴經四十卷（此經三譯晉譯六十卷唐武后朝八十卷今德宗朝四十卷并普賢行願品一卷）

十五年七月帝幸安國寺設盂蘭盆供空輦從

二十年日本國遣使者朝期學者橘逸勢沙門空海入中國學秘密教於不空弟子慧果

二十一年十月三日新定沙門少康放光而逝初師至洛下白馬寺見殿內文書放光探之乃善導和上西方禮文遂至長安光明寺影堂大陳薦獻倏見導師遺像升空中而言曰汝奉吾教以利有生則汝之功同生安養及南適江陵路逢一僧曰汝欲化人當往新定（今嚴州）言訖而隱師乃往郡中乞錢誘小兒念佛月餘孫孺念佛求錢者衆如此一年無少長貴賤見師者皆稱阿彌陀佛乃建道場集衆升座高聲唱佛一聲衆見一佛從口出唱十聲則有十佛若貫珠然

順宗（諱誦德宗長子）

永貞元年詔尸利禪師入內殿咨問禪理帝曰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法如水中月月可見不可取帝說（師得法於石頭遷師）○日本國沙門最澄來學教於天台遂法師盡寫一宗論疏以歸爲日本傳教之始也

憲宗（純順宗長子）
元和元年敕沙門端甫録左街僧事掌内殿法儀沙
門靈邃録右街僧事（僧録始於姚秦法欽師）〇詔沙門知玄入
殿問道賜號悟達國師玄五歲能吟詩出家為沙彌
十四講涅槃經李商隱贈詩有云十四沙彌能講經
似師年紀祇攜麈沙彌説法沙門聽不在年高在性
靈〇回紇遣使同摩尼偽人來朝
二年以吐突承璀為左右街功德使僧道隷焉（姓吐突名准官芳璀古難久）〇三月詔曰男丁女工耕織之本其百姓
有苟避徭役冒為僧道而實無出家之事業者所在
有司糾奏之〇詔鵝湖大義禪師入見麟德殿與諸

法師議論法師問曰如何是四諦師曰聖上一帝三
帝何有問如何是禪道師以指點空法師罔措帝曰
法師一點尚不柰何帝問何謂佛性師曰不離陛下
所問帝默契尚書李翺問大悲用千手眼作麼師云
今上用公作麼（師得法於馬祖）〇河中府沙門慧琳撰一切
經音義一百三卷詣闕進上勑入大藏賜紫衣縑幣
茶藥
三年詔章敬懷惲禪師至京召見内殿咨問禪法
四年詔惟寬禪師入見問禪要敷佛安國寺白居易
問師曰既云禪師何以説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
身為律説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律即是法法不離

禪○馬郎婦者出陝右初是此地俗習騎射蔑聞三寶之名忽一少婦至謂人曰有人一夕通普門品者則吾歸之明旦誦徹者二十輩復授以般若經旦通猶十人乃更授法華經約三日通徹獨馬氏子得通乃具禮迎之婦至以疾求止他房客未散而婦死須臾壞爛遂葬之數日有紫衣老僧至葬所以錫撥其屍挑金鎖骨謂衆曰此普賢聖者閔汝輩障重故垂方便即陵空而去○吳郡齊君佐勤學貧困欲求食天竺寺飢不能前一梵僧顧而笑曰法師不記講法華於同德寺乎佐曰不記僧即出囊中一棗與食佐即悟前身是誦經僧僧曰當時五人唯我得度由汝

師子座上廣説異端使學者生疑戒缺覺陋報應宜然言已不見佐即投靈隱出家更名鑑空立行高邁五年帝問澄觀國師何謂華嚴法界師曰法界者衆生之性體也世尊稱法界性説華嚴經事理互融無不周徧帝豁然有得敕有司鑄金印封爲大統清宗國師○翰林學士白居易問心要於凝禪師得八言廣爲八偈謂覺觀定慧明通濟捨觀偈云以心中眼觀心外想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辨眞妄（八偈見長慶集）居易每於鉢塔寺依如大師受八關齋戒者九度○歸宗智常禪師得法於馬祖江州刺史李渤問師曰須彌納芥子即不問如何是芥子納須彌師

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是否勃曰然師曰摩頂至踵
如椰子大萬卷書何處著師以目有重瞳以藥手按
摩自皆俱赤世號赤眼歸宗○居士龐蘊參馬祖問
云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
江水即向汝道居士言下頓領玄要元和中北遊襄
漢居郭西小舍一女靈照常製竹漉籬賣以供朝夕
將逝令靈照出視日早晩及午以報女遽曰日已中
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視之女即登父座合掌坐亡
居士笑曰我女鋒捷於是更留七日州牧于頔問疾
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謹勿實諸所無言訖枕公
膝而化○敕諫議孟簡補闕蕭俛於醴泉寺監護譯

經潤文○無著禪師入五臺求見文殊至金剛窟見
山翁牽牛臨溪著曰願見大士翁牽牛歸著隨入一
寺翁呼均提有童子出迎翁引著升堂坐童子進琉
璃盃對飲酥酪頓覺心神卓朗翁問曰近自何來曰
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曰末代比丘少奉戒
律翁曰多少衆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佛法如
何住持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曰衆幾何翁曰前
三三後三三及暮呼童子引著出著問童子何寺曰
般若寺也著愴然悟此翁即文殊即稽首童子足下
求一言童子隱身而歌曰面上無瞋供養具口裏無
瞋吐妙香心內無瞋是珍寶無垢無染即眞常著因

馹錫五臺後頻與文殊會（別文載翁說偈曰一念淨心是菩提勝造恒沙七寶塔寶塔畢竟化爲塵一念淨心成正覺）
六年天下大稔米斗有直二錢者〇般若三藏譯本生心地經諫議大夫孟簡潤文帝御製序
九年百文懷海禪師亡師得法於馬祖自少林以來多居律寺說法師始創禪居稱長老上堂升座主賓問酬激揚宗要學者依臘次入僧堂設長連牀施椸架挂搭道具置十務寮舍以營衆事後世從而廣之名禪苑清規
法師智晉多所著述而聽徒絕少因棄講居衡嶽寺一日有耆宿至閱師所著曰汝所述頗符佛意而闡人緣可辨食施飛走郤後二十年衆當自集師誓遂鬻衣易米日炊飯散郊外感群鳥來集誓祝之曰食吾飯者願爲法侶後二十年往鄞城開講座下千衆皆年少
十年南海經略使馬揔上疏請諡曹溪六祖敕諡大鑑禪師靈照之塔柳宗元爲撰碑
十一年隱峯禪師至淮右屬吳元濟阻兵官軍與賊交鋒未決勝負師振錫飛空兩軍仰觀歎異既而官軍得捷
十四年正月敕迎鳳翔法門寺佛骨入禁中禮敬三日歷送京城十寺世傳三十年當一開開則歲豐人

安王公士庶瞻禮、百姓錬頂灼臂以爲供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曰、上古無佛而治、漢明佛法至、其後亂亡、齊梁以下年代尤促、梁武奉之、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反得禍。上古俗厚故治、後世俗薄故亂、周孔以仁義爲前[illegible]以眞道爲救世、皆所以導淳俗也、闢祚脩短係[illegible]在、非佛法之可登、梁武是作世四果聖人、臨終[illegible]往齋戒、當時史臣不足以知、故言索臺榜背而[illegible]之刻爲餓死臺城之言、甚爲雜眞、後此君[illegible]論。佛本夷狄之人、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佛大聖人、生中天竺、如此方乃天竺之東震旦方也、當以中天爲一、是上一人、截教皆非佛之道、豈非法言壞色袈裟出世擇修、豈非先服、行法王法、故君不得而臣、爲出家士、故父不得而子、然於忠孝之道、所以報君與親者、非世俗可區區所能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

宮禁、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表入、帝大怒、將抵以死、賴裴度等勸、貶潮州刺史。佛示現生死、寶末滯滅、取舍利爲世生福、所在之處是爲道場、何有佛乎、宮禁金剛堅固、一切物不能壞、何能壞以水火、佛道慈悲、雖毀之不校、然護法天神自能降罰、今帝怒欲死、然必得其赦輕、大臣救勸、是亦佛力、慈救罰不致死也。○初舍利入大內、夜放光明、早朝群臣皆賀曰、陛下聖德所感、韓愈獨不言、上問愈、愈曰、微臣曾見佛經、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此是龍神衛護之光、上曰、如何是佛光、愈無對。雪竇代云、陛下高垂天鑑。古錄云、許韓愈識佛光。○二月、敕翰林學士張仲素撰佛骨碑、其略云、岐陽法門寺、鳴鸞阜有阿育王造塔、藏佛身指節、太宗特建寺宇、加之重塔、尚

宗遷之洛邑天后薦以寶函中宗紀之國史肅宗奉之内殿德宗禮之法宮據本傳云三十年一開則玉燭調金鏡朗氛祲滅穰穡豐云二十四日奉佛骨還于岐陽舊塔○韓愈至潮聞大顛禪師之名請入郡問道留旬日後祀神至海上登靈山造其居顛得法於石頭擾師問師如何是道師良久愈罔措時三平義忠爲侍者乃擊禪牀三下師云作麼三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慧拔愈大喜曰和尚門風高峻愈於侍者邊得个入處一日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云會麼答云不會師云晝夜一百八愈罔措明日再造門首逢首座舉前話座云侍郎如何會愈云晝夜一百八意旨如

何座扣齒三下愈至方丈進前語云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師扣齒三下愈云信知佛法一般師云見甚道理愈云適來首座亦如是師喚首座問云適來祇對侍郎佛法是麼座云是師便打趁出院保慶云首座知節不知後大顛令不單行八月遷袁州刺史復造其廬施衣二襲以爲別尚書孟簡知愈與大顛遊以書嘉之愈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數十日實能外形骸不爲事物侵亂因與之來往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夫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

而從夷狄之敎以求福利者哉云云孟簡復服之同彼楊墨老氏之書於理偏虛非中道要切釋氏之敎則不然大明善惡之異路嚴天下神道報應之微爲廣其道非求饒糜嚫施作活計利妻子柰何韓君以愚人下俚翁嫗之情見待之邪且其法行於世使人人自畏惡修善豈不大助敎化之防與云云

東坡曰觀退之與孟簡書往復云云則知退之喜大顚知文暢喜澄觀而世人妄撰退之與顚書其詞凡鄙有一士人題其末云歐陽謂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文誣永叔也近世所傳退之別傳深誣退之文作永叔跋云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吾交呉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耳

述曰退之與大顚三書具存本集退之見大顚既其有實則往來書尺不應無之一時信筆何能句句精切謂之妄撰恐成過論至若別傳之辭誠爲凡鄙是不能逃東坡之鑒也

浩翁曰退之見大顚後作文理勝而排佛之辭亦爲之少沮云

韓退之原道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

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亡音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云云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亦庶乎其可也

柳宗元送沙門浩初序曰儒者韓退之與予善嘗病予嗜浮圖言訾予與浮圖遊（退之以言與遊兩端爲相責之本予學於後作）（兩節倒挨片有關鍵）近隴西李生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予

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直述退之責不斥浮圖之意）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先立此句爲與浮圖言者之本）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次釋其言與儒書合與先聖不異者）（此兩義）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邪（反責退之不及楊子楊子尚不斥莊墨申韓之怪僻退之何當斥浮圖之廣大）曰以其夷也（退摩之指能爲夷之言）果不信道而任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秦之先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史記跖之石反秦大盜之見那子二十四曹中國人吳公子延陵季札賢臣由余自以戎入秦二人皆出於蠻夷）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責退之果以其迹爲夷則名與實俱失之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再述與浮圖之言與儒書合）

不嘗乎退之所罪者其迹也（先立此自責退之但觀迹而不知心）曰髮而

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乎人（出退之觀之迹之意緇）

（以世間之俗教責學出世間者）吉甚雖吾亦不樂也（聱同覯之觀迹之見）退之

悉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不知韞玉也（正責退之迹不知心之）夫觀

（沙門之法去世淨染故爲剃染之容修習梵行故無夫婦父子縣無此家學道所以外濟父母之神明而）

（爲之古淨土之歸者也此報恩爲至極也非同俗士但在於生事死葬鬼享之而已周出家者身參二算）

（世所以敬之復責之以其不耕織乎無尊人莫養君子請借此義退之不知出家學道者之心是不知石中有玉也）

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此一節解釋嗜浮圖言者意在於此）

與其人遊者（正此爲與浮圖遊者之本）非必能通其道（俗儒不求書道）

（浮屠）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安

閑者爲多（但無事下與俗士同）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

爲務以相軋也（正說俗士詭利名爲常余）則舍是其焉從（不慕浮圖）

（貪何所慕余其同爲音經）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此一節解釋與浮圖遊者在此）

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正通釋典儒書）

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雖在閑以垂世立言亦足）又父子咸

爲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信其所學自所師法）則其賢於

爲莊墨申韓之言（此子厚以與之言所）而逐逐然唯印組爲務

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此以與子厚所以與之遊）

述曰退之不知佛所以任佛後世士夫見韓原道

及答孟簡書則便以能距楊墨者爲比楊墨之僻

誠足距者至於佛道廣大則凡世間九流悉爲所

容未有一法出乎佛道之外豈當以楊墨比之哉

或曰柳子謂浮圖之言與易論語合易論世間言教豈足以知佛道之極際曰浩初以子厚儒生未可語以深妙故以易論語要義比況之俾其易領耳柳子既有所發故復欲以此警退之之不逮非從易論語中說則儒人未易領也然子厚自此卒能優入此宗故其送元舉序云佛之道大而多容無姓碑云紹承本統以順中道送重巽師序云吾自幼學佛求其道三十年吾獨有得焉此未百以易論語裁量之也嗚呼退之之任佛非柳子不足以責今於浩初序章句以釋之將以廣柳子之能言也

韓愈於潮州贈四女挐年十二死于道瘞商南山下及後爲京兆歸其骨于河陽韓氏墓爲壙文曰愈爲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去不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南海揭陽之地

述曰退之謫佛爲夷鬼責梁武事佛及禍以警當年之君上而退之終罹作逐之禍何其速哉梁武住世旗眞示現君主誌公傅大士共相施化豈世儒所能測識哉

韓愈讀墨子云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說如是哉予以爲辨生於

末學各務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
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得爲孔墨
藏六祖秀禪師作歐陽外傳記祖印與永叔論道
因録古人非韓者略出王荊公蘇東坡龍先生嵩
明教之說荊公曰人有樂孟子之距楊墨而以斥
佛老爲己功嗚呼莊子所謂夏蟲者其斯人之謂
乎道歳也聖人時也孰一時而疑歳者終不聞道
矣云東坡曰退之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
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爲論甚高其待孔子孟
子甚尊而距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
不至矣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

叛其說而不知云云西蜀龍先生作非韓百篇其略
有云孟郊失三子退之與詩曰失子將何尤吾將
尤上天彼實主下土與奪一何偏彼於汝何有乃
令蕃且延此獨何罪辜生死旬日間詩三百下以
風刺上刺於至不仁也其辭不怒孰有怨天而侮
誚之者哉其勇於毀佛老蓋可見矣今録十許條云今
佛老大聖作爲夷狄原道孔墨異道今云本同反孟
毀孔子讀墨 道本同教常異儒教經世佛老教出世
退之主經世以廢出世未足知道原道性本一今言
三品五性未爲知性原性人爲貴今以夷狄禽獸同
乎人原人先朝迎佛骨而升遐近於幸災直諫左遷

潮陽而勸封禪近於獻諂求入（賀尊號表）長修史之禍
而勇於排佛（答劉秀才書）為駁雜之說而好為博塞（雜說）
（如毛穎傳送窮文之類博塞見張籍書）嵩明教非韓三十篇其言曰
舊唐史謂韓子性褊僻剛訐於道不弘考其書觀
其行誠然耳欲韓如古人從容中道固不逮也宜
乎識者謂韓氏文辭人耳夫文所以傳道也道不
至雖甚文奚用學者不能考而徒效其文以識沮
二教聖人為已能故為書以辨之以正夫天下之
好毀者（云云其條攷之大略如龍先生獻）
東坡曰昔之為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
子以為善荀子以為惡揚子以為善惡混而韓愈

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
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
為三子者皆出於其中而遺其上下嗟夫是未知
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
不同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逃焉是眞所
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天下之言性者皆
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之所
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
才也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
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為情
而合才以為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

賈島初為浮圖名無本來東都時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韓愈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圖舉進士有李洞者慕島為詩鑄像以事之嘗稱賈島佛

法運通塞志第八